

# 淅川，淅川，我是焦作

□ 邓少勇



第六期

惊堂木一拍说书来，说说焦作和淅川；本来两地八不挨，现在亲密又无间。

话说豫西南淅川县，历史悠久、文化灿烂，底蕴深厚、积淀丰富。

这里曾经是楚国故都、范蠡故里。

2300多年前屈原在这里创作了楚辞《国殇》，让子孙后代记住了这位楚辞大家，却忽略了淅川这个豫南古县。10年以前，可能很多焦作人连淅川这个县名都没有听说过，现在，两地突然变得亲密无间了。

这是一条大渠将两地手挽起了手，在南水北调工程中，两地人民为这个世纪工程作出了特殊贡献。

什么特殊贡献？那就是拆迁和移民。

人间最难事，故土难离情。拆迁和移民，一触即戳心。

淅川和焦作两地人民牺牲了自己的利益，成就了南水北调。

1

城区大拆迁，焦作是先遣。人民素质高，赢得领导赞。

万人拆迁，万无一失。拆迁史上，创造奇迹。

焦作城区万人迁徙，以“万无一失”零事故赢得了国家领导人点赞。

2009年7月10日，习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批示：河南省焦作市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，坚持以人为本、和谐征迁，确保南水北调工程顺利实施的做法很有特点，很有成效。

焦作的刚性政策柔性操作，涉及搬迁人口2.26万人，其中仅城区征迁就近万人。

焦作市为南水北调焦作工程，研究出100余项关系征迁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。

凡是可能遇到的问题都有对口措施：就业再就业、养老保障、医疗保障、住房保障、教育就学、社会救助、法律服务。征迁对象应征入伍、水气安装、人口计生、体育服务、电力通信等14个方面优先的46项优惠政策，这些事无巨细的拆迁细则让群众吃上了“定心丸”。

焦作市在中心城区段规划建设了11个安置小区，保证万人住房不漏一人。

我被聘人民日报河南分社，参与南水北调采访工作，亲眼看到两地人民作出的巨大牺牲。

**栏主邓少勇：**焦作日报社退休干部，高级记者，河南省优秀新闻工作者，焦作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。在职时获奖作品近200篇，在人民日报河南分社“打工”时参与采写刊登在《人民日报》的英模人物吴金印、史来贺、李文祥、谢延信、沈战东、马俊欣、杨华民、李博亚和南水北调等多篇重要文章。

焦作战役宏大，恩村、于村、王褚、定和、墙南等特大村人民舍家搬迁，场面宏伟，令人泪目。

我是焦作人，感恩淅川心。南水北调来，山阳得红利。

作为一个焦作人、一个南水北调的采访者，我要对淅川人民深鞠一躬：南水北调对焦作而言，除了饮水思源，还有更大的意义，那就是改变了焦作的生存环境。

焦作市是中线工程总干渠唯一从中心城区穿越的城市。

唯一，就是最特殊、区别于京津豫其他任何地方。

南水北调对焦作的机遇就像壮汉遇到了美女，南太行的威武由于有了渠水而变得委婉。

这对焦作打造“精致城市”提供了基础。水是生灵，地面缺水疼了祖辈焦作人。

现在，南水北调工程在焦作市区形成50多万平方米的水域面积和180余万平方米的绿地，这一生态屏障，对沿线生态环境、对局部气候的改善、对城区空气的净化，都产生了极大影响。

南水北调对国家是百年大计，对焦作是千秋大业。我们可以骄傲地宣示，焦作现在已经是山有水的山水之城。

当焦作人民在享受南水北调的红利时，作为工程建设的记录者，我要给乡亲们讲讲淅川移民感天动地的故事。

2

“一为迁客去长沙，西望长安不见家”；从此故土在梦里，祖宗淅川成牵挂。

时间已过去10年，翻出当年采访手稿依然感动自己。

2012年9月，南水北调的移民工作圆满画上句号。在这个历史时刻，淅川两年多惊心动魄的移民故事，再次让人热血沸腾。移民舍“利”取“义”的崇高、16万多人大迁徙的悲壮、英雄一跪的震撼，仍然让我泪流满面。

移民群众可爱：在“小利”和“大义”面前，移民舍“利”取“义”。

说到舍“利”取“义”，淅川县香花镇刘楼村赵福禄的牺牲可谓巨大。他10年前在丹江边开个小饭店，专做丹江鱼，特色叫响后，生意迅速扩大，搬迁前他已经投入600多万元，每年收入80多万元，为了国家利益，他毫无怨言带头

签了搬迁协议。

中国自古有“土地、老婆不让人”之说，让移民抛家离舍远走他乡，这是个异常痛苦的抉择。淅川大石桥乡张湾村，背靠山、面临河、国道穿门过，是个“农田九十倾，不靠老天爷”的鱼米之乡。当这个村被选为移民试点村时，1533名村民“万众一心”反对搬迁。看到工作队员进村，先放狗咬，再有护村队员拿着棍棒组成“铜墙铁壁”。乡长向晓丽2009年春节趁夜色“潜入”村内，不料还是被发现。不到20分钟，几百名村民集合到位，有人持棍，有人掂砖，有人举凳，有人拿着三节手电。在人浪冲击、漫骂恐吓、挤压推搡甚至屋外放火的示威中，向晓丽不急不躁，忍辱负重，用理解和群众对话。事后她说：“老百姓远天远地搬家，要求新地方要比老地方好，这一点也不过分。”

用真心、动真情、说真话、办实事，移民干部的真心感动了村民。2009年8月28日，1533名村民无一拒迁，成为移民最稳定的新村之一。

如果没有到过南水北调搬迁现场，你永远无法体验人群整体迁移画面的震撼：祖坟前的长跪、一捧家乡土、一瓶家乡水、放过新媳妇花被的衣柜、供奉祖先的条几，还有人手持一棵伏牛山的野柞树，连着老土的须根。

祖业别离，人群携老扶小，哭声悲壮，那个场面真的是眼不忍看，耳不忍闻，一生独见此一回。

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

库区的一道红线就是去与留的分界线，红线上下10厘米就是亲情的隔裂带。后洼村有祖孙三代人，按红线划分，爷爷和孙子移民中牟，儿子留在淅川，从此一家撕裂，亲人天各一方。

淅川县移民局局长冀建成对我们说，每当移民搬迁，就会看到一些狗跟在车队后面不肯离去。这些狗是有些移民无法带走忍痛留下的。他曾亲眼看到一只狗的主人几个月后回来探亲，狗见到主人后嘤嘤颤叫跟在身后。无奈，狗主人给狗留下20多个馒头，抹了一把眼泪走了。

“北上一口水，淅川几滴泪。”一位移民干部给我们说了这样一段话：“为什么北边用水，要我们移民作出牺牲？但是16.2万移民没有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，他们知道这是国家工程，这就是移民的最高境界。”（下转B03版）



南水北调焦作城区段。（本报资料照片）